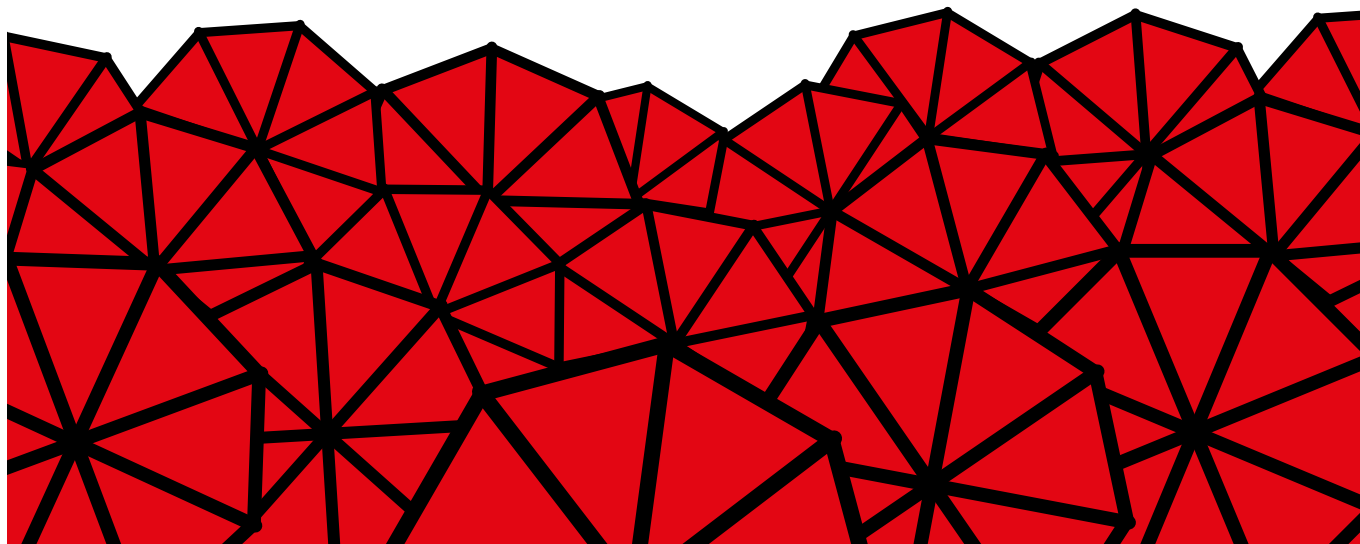




政策简报 对第三方的去罪化



对第三方的去罪化

介绍

全球性工作者权利运动呼吁对成人性工作的全面去罪化，包括对第三方的去罪化。“第三方”包括经理、妓院老板、接待员、服务员、司机、房东，出租房间给性工作者的酒店，以及任何被视为协助性工作的人。

性工作者权利运动之所以呼吁对第三方去罪化，其理念是，从证据来看，持续对第三方刑事定罪，对性工作者有直接伤害。对第三方去罪化可帮助性工作者组织起来，根除剥削、压迫、暴力（制度性或非制度性），应对不公正或恶劣的工作环境。

对第三方去罪化可帮助性工作者组织起来，根除剥削、压迫、暴力（制度性或非制度性），应对不公正或恶劣的工作环境。

在涉及第三方时，性工作者权利运动经常会被反对者指为“试图合法化皮条客和老鸨”¹。这不仅不利于性工作者为劳动权和公正而奋斗，也是对政策理念的片面扭曲。第三方去罪化实际是保护和巩固性工作者权利。NSWP如此呼吁正是

为了性工作者更能够掌控他们的工作环境以及他们与第三方的关系，寻求创建法律政策环境，使性工作者能够反抗剥削性的工作状态。

对已有关于第三方的研究的概述指出，证据显示“有利又有弊”²。一些第三方是“操纵、暴力和虐待”，而另一些为性工作者提供了更安全的工作环境，招徕并筛选客人，有保安措施，平息争执。³ NSWP同意，第三方和性工作者间的关系会出现剥削和伤害，而呼吁对第三方去罪化并不是要消弭或无视这一点。但NSWP完全反对认为第三方本质就是虐待性或剥削性的。性工作者自身和性工作者权利运动理解在与第三方的关系中存在剥削，但重要的是如何处理这一点。来自草根的经验知识成为NSWP关于第三方去罪化呼吁的理念基础。

本政策简报详细叙述了NSWP及其成员呼吁对第三方去罪化的原因。本文讨论了对第三方刑事定罪导致的对性工作者的主要伤害，展示了不利于组织、管理和辅助性工作的法律。

- 使性工作者艾滋病感染的脆弱性增加，违反了国际劳工组织 (ILO) 的建议200
- 迫使性工作者处于更危险而伤害性的工作环境
- 被当局用于直接指控和骚扰性工作者
- 被用于指控性工作者的家人朋友
- 被当局用于骚扰性工作者，限制他们获得住房与服务的渠道

本文审阅现有证据，展示对第三方去罪化可以保护性工作者权利，使他们能够反抗虐待性和剥削性的工作环境，更能掌控他们自己的工作环境。

1 例如，大赦国际通过支持性工作全面去罪化的政策，反对者称该政策为“呼吁对皮条客、妓院老鸨和嫖客去罪化”。参见反贩运女性联盟“全球倡导以公开信向大赦国际喊话”，最后登陆2016年12月16日：<http://www.catwinternational.org/Home/Article/617-global-advocates-issue-a-call-to-amnesty-international-in-open-letter>

2 David Brady et al, 《印度女性性工作者的嫖客与所得》，美国社会学评论, Vol 80:6 (2015): 1125

3 同上

谁是第三方？

NSWP使用“第三方”这个词是因为它能够覆盖性工作者和行业中其他人之间所存在的各种关系。“第三方”是指“非性工作者或其客人，而参与到商业性交易中的个人”⁴，包括但不限于经理、妓院老板、接待员、服务员、司机、房东，向性工作者出租房屋的酒店，以及性工作者发广告的网站的经营商。

NSWP拒绝使用“皮条客”来描述第三方，因为它强化了污名和种族偏见的刻板印象，而且只描述了第三方关系中的极有限的形式。

在一份对加拿大性产业管理实践的三年期深度研究的报告中，研究者描述了大众想象中的第三方：

“残酷剥削不幸妇女的皮条客、淫媒和寄生虫，当提及性产业时，这些凶恶形象广泛存在于大众想象中。这些词汇反映了存在于社会态度和法律策略中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对性行业相关人员造成了深远影响。”⁵

对加拿大性产业管理的研究挑战了这些刻板印象，并全面描述了各种涉及第三方的关系。研究者指出，涉及第三方的

关系可以包括：性工作者被第三方雇佣（在室内场所工作）；性工作者与第三方共事（如组织或辅助客人和性工作者间的交易）；第三方被性工作者雇佣（如司机、保安和私人助理）⁶。该研究也描绘了性工作者与第三方之间复杂灵活的关系，说明大多数受访的第三方曾经或现在是性工作者。⁷ 这很常见，世界各地很多NSWP成员都反映，性工作者

在从事性工作的时也会承担管理角色，也有从性工作退休后转为管理角色。

第三方是一个多元化的群体，第三方与性工作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各种各样的复杂关系，并非“皮条客、淫媒和寄生虫”这种单一面貌。

对第三方刑事定罪阻碍艾滋病毒预防工作

国际劳工组织《建议200》⁸ 提出“艾滋病与艾滋病毒应当被视为一种工作场所问题来对待”⁹。《建议》延伸至“一切经济活动部门，包括……非正式经济”，¹⁰ 所以性工作者显然被涵盖在其中。在《建议》中，ILO列出若干要点说明工作场所应当是预防艾滋病毒活动的地点，“预防一切形式的艾滋病毒传播应当成为基本优先事项”。¹¹

建议的一个重要元素就是艾滋病毒预防项目应当提供包括安全套在内“获取一切预防措施的渠道”，¹² 尤其是工作场所“安全健康措施应包括普遍预防措施，防止工作者暴露于艾滋病毒”。¹³ ILO《建议》明确认可，性工作者应有工作场所的预防艾滋病的保护，如可获取安全套和其他安全性行为用品等权利基础的艾滋病毒项目，¹⁴ 这是提供保护的途径。

对第三方刑事定罪直接阻碍了《建议200》的实施。这影响了那些在第三方组织和管理的场所中工作的性工作者。在第三方被刑事定罪的地区，他们必须采取措施来避免警方搜查，隐瞒所管理的场所中有性交易的事实。最普遍的情况是，第三方为了降低被逮捕和起诉的风险，不在其场所中提供安全性行为用品。

该研究也描绘了性工作者与第三方之间复杂灵活的关系，说明大多数受访的第三方曾经或现在是性工作者。

4 Chris Bruckert and Tuulia Law,《不仅是皮条客、淫媒和寄生虫：性产业坐台/出合中的第三方图绘》，第7页，参见：<http://www.powerottawa.ca/ManagementResearch.pdf>（最后登陆2016年12月16日）

5 同上

6 同上，第30-33页

7 同上，第13页

8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艾滋病毒与艾滋病和工作世界的建议200》，参见：http://www.ilo.org/dyn/normlex/en/f?p=NORMLEXPUB:12100:0:NO::P12100_ILO_CODE:R200（最后登陆2016年12月16日）

9 同上，第三段

10 在讨论并通过建议的会议的会议记录中，明确提出“第2a段关于在所有工作场所以各种形式工作的所有工作者中是包括性工作者的”。在荷兰提出一项修正时，这一点得到说明，明确提出性工作者包含在建议中参见国际劳工组织，2010，《国际劳工会议记录13》，第99次，日内瓦，议程第5项：艾滋病毒/艾滋病与工作世界-艾滋病毒/艾滋病委员会报告。参见：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141773.pdf（最后登陆2016年12月16日）

11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艾滋病毒与艾滋病和工作世界的建议200》，第3段

12 同上，第16段

13 同上，第31段

14 NSWP, 2013,《全球报告：性工作者主导艾滋病毒项目的良好实践》，参见：<http://www.nswp.org/sites/nswp.org/files/Global%20Report%20English.pdf>（最后登陆2016年12月16日）

2014-16年在中国的研究¹⁵显示，执法活动使经理们不愿意在场所中公开陈列或提供安全套，也不愿让医疗社工接近，声称自己的场所中没有性工作者。¹⁶ 研究者指出：

“娱乐场所经理曾允许医疗社工为性工作者开展艾滋病毒预防工作，但后来警方打击性工作，如2014年的扫黄潮。经理们就告诉医疗人员自己的场所里没有他们的工作对象。也不敢陈列安全套了。”¹⁷

在苏格兰，警方突袭一家性工作场所，经理们被指控经营妓院。¹⁸ 当地诊所反映：

“从那之后，很多这类场所的经理都不愿在储备安全套。能赶上外展服务的女性能拿到安全套，但当时不在场的人就得不到了，只能自己想办法。这会增加他们进行无保护性行为的风险。”¹⁹

在美国，警方常用安全套作为证据来指控性工作罪行，也会指控第三方。2012年，人权观察报告在四个美国主要城市（纽约、洛杉矶、华盛顿特区和旧金山）都有这种情况。²⁰ 在纽约，皇后区检察官认为安全套是“有效证据”，强调安全套是“人口贩卖和组织卖淫”的重要证据，“我们花了很大精力追捕那些组织卖淫、绑架和贩卖人口的皮条客和人贩子。在那种情况下，皮条客通过提供安全套来辅助卖淫”。²¹

这些国家以及其他地区的例子表明，对第三方刑事定罪妨碍了艾滋病毒预防工作的有效开展，违背了公共卫生最佳实践和《建议200》。对第三方刑事定罪的法律直接将性工作者的健康置于风险之中。

对第三方刑事定罪迫使性工作者牺牲自身安全

除了阻碍性工作者获取适当医疗和艾滋病毒预防工具之外，对第三方刑事定罪还迫使性工作者在更危险更不健康的环境中工作。

多个研究结果显示，对性工作者而言，在室内工作是更安全的。²² 但对第三方刑事定罪经常导致妓院或其他场馆停业关门，使性工作者无法留在室内工作。在柬埔寨，在2008年《查禁人口贩卖和性剥削法令》（该法令将几乎所有性工作中的第三方都定义为一种剥削形式）实施之前，妓院原本不太受监管。²³ 国际艾滋病毒/艾滋病联盟报告，由于该法律实施，很多妓院被关闭，性工作者被迫在街头工作。这意味着他们“被迫进入更不稳定的环境工作，更容易遭到强奸和性侵，有时加害者还是警察”。²⁴ 报告还提出，一些性工作者在妓院关闭之后，“生活更不安定，也更少寻求艾滋病毒检测”。²⁵

在很多国家中，对第三方刑事定罪的法律非常广泛，阻止性工作者雇佣他人去协助自己工作，尤其是协助保护自己安全。加拿大性工作法律改革联盟讨论了这对街头工作的性工作者的影响。街头性工作者无法采取最基本的安全保障措施，哪怕是“给朋友些钱帮忙记录车牌号码，或在性工作者工作场所外面当保安”。²⁶

15 亚洲促进会，2016，《安全套之惑：关于执法行动对中国男性、女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有效预防艾滋病毒的影响的研究》，参见：http://asiacatalyst.org/wp-content/uploads/2014/09/The-Condom-Quandary-Report_en.pdf，（最后登陆2016年12月16日）

16 同上，第50-53页

17 《性工作者与安全套》，中国文件，（最后登陆2016年12月16日），<http://www.chinafile.com/viewpoint/sex-workers-and-condoms>

18 Paul Hutcheon，《桑拿搜查后对妓院经营者的更多指控》，The Herald，2013年9月16日，（最后登陆2016年12月16日），http://www.heraldscotland.com/news/13123023.More_charges_of_brothel_keeping_after_sauna_raids/

19 爱丁堡市地方议会，2015，《爱丁堡性工作-降低伤害机制-第一年进展报告》，第4页

20 人权观察，2012，《性工作风险：4个美国城市将安全套作为卖淫证据》，参见：<https://www.hrw.org/report/2012/07/19/sex-workers-risk/condoms-evidence-prostitution-four-us-cities>，（最后登陆2016年12月16日）

21 同上，第31页。通过成功的倡导，这4个城市都停止或限制使用安全套作为证据。其他城市仍常有此种情况。

22 Kathleen N. Deering et al.《关于针对性工作者暴力的相互关系的系统性回顾》，美国公共卫生期刊，104.5（2014）：e42-e54。

23 《查禁人口贩卖和性剥削法令》2008，参见：https://www.unodc.org/res/cld/document/khm/2008/law_on_suppression_of_human_trafficking_and_sexual_exploitation_html/Cambodia_03_-_Law-on-Suppression-of-Human-Trafficking-and-Sexual-Exploitation-15022008-Eng.pdf（最后登陆2016年12月16日）

24 《性工作刑事定罪的危险》，国际艾滋病毒/艾滋病联盟，最后登陆2016年12月16日，<https://www.aidsalliance.org/our-impact/making-it-happen-old/612>

25 同上

26 加拿大性工作法律改革联盟，《对性产业中第三方刑事定罪：影响及后果》，参见：<http://www.safersexwork.ca/wp-content/uploads/2014/07/Infosheet-on-Third-Parties.pdf>，（最后登陆2016年12月16日）

对第三方刑事定罪也阻碍了性工作过程中直接明确的交流。加拿大对性产业管理的研究指出：

“为逃避警方注意……第三方很谨慎，使用‘暗号’来揽客……如果第三方不能坦率地和客人交流，他们就很难根据个性、风格和服务来匹配客人和性工作者。这让性工作者不得不自己去和客人谈价钱，解释服务内容，设定边界，让客人很意外”。²⁷

在数码时代，大量性工作者在网上做广告，无论他们是在巴基斯坦²⁸，肯尼亚²⁹还是美国³⁰。经营这类网站的人是性产业中的第三方，经营这类网站在很多地区被视为非法活动。有报告表示，印度关停了该国240个以上伴游广告网站。³¹在美国，有一股令人担忧的潮流，性工作者广告网站被当局关停，广告网站的负责人受到第三方罪名的指控。在美国，被打击的网站和经营者包括myredbook.com³²，Rentboy.com³³，和最近的Backpage.com³⁴。

在线性工作广告网站为性工作者增加了多层保护，能够筛选客人，与其他性工作者交流安全信息。这也让性工作者对工作有更多掌控，能够决定选择哪个顾客，决定何时以及如何工作。利用针对第三方的法律关闭网站，导致性工作者工作环境更加危险。萨克拉门托性工作者外展项目报告，在关闭myredbook.com之后，一些性工作者“转移到街头后遭到强奸或逮捕，也许都有”。³⁵纽约城性工作者项目认为关闭第三方网站“使性工作者被隔离，容易受伤害”，“使那些依赖网站生存的人处于极端不稳定”。他们指出“一些性工作者开始街头工作，更容易受到暴力”。³⁶关停性工作广告网站的原因经常是这些网站“协助人口贩卖”。³⁷NSWP认为，关停这些网站不仅伤害了自愿工作的性工作者，也让那些剥削者采用更隐蔽的方法，使打击人口贩卖更加困难。

性工作者因第三方法律受到指控

在世界各地，性工作产业中的人通常也属于其他被定罪或被边缘化的群体，如：性少数者、毒品使用者或移民。因此，对性工作者刑事定罪所用的法律不一定是专门针对性工作的法律。例如，针对男性同性恋的法律就经常用于骚扰和对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刑事定罪。针对第三方的法律也是如此，理论上并不直接针对性工作者刑事定罪，但实际上就是如此。

在很多国家，用性或相关服务换取金钱的行为本身并不被定罪，但第三方被定罪。性工作者因第三方法律而被起诉。在马拉维，没有针对出卖性的法律，警察就使用针对“靠卖淫所得生活”第三方法律来逮捕性工作者。³⁸在英国，出售性是合法的，但性工作者在一起工作时，经常受到经营妓院的指控，哪怕一共就两个人。2009年³⁹，英国当局根据经营妓院相关法律对个性工作者提出指控。而她只不过是为了安全和另一个人一起工作，因为她以前遭受过暴力。在这些案件中，第三方法律成为用以骚扰和威胁性工作者的工具。

这些法律对性工作者的安全有极大影响。为了避免受到指控，性工作者只得单独工作，没有朋友或同事在身边。这将他们置于暴力的风险之中。这也意味着，共同工作的性工作者更少因受到暴力而向警方保安，因为他们害怕被起诉。暴力犯们得以利用这种弱点，因不受惩罚而更加嚣张。

27 Chris Bruckert and Tuulia Law, 《不仅是皮条客、淫媒和寄生虫：性产业坐台/出台中的第三方图绘》，第87页

28 《科技如何干掉巴基斯坦传统红灯区》，NDTV，最后登陆2016年12月16日，http://www.ndtv.com/world-news/how-technology-killed-pakistans-historic-red-light-district-1448937?utm_content=buffer5c27b&utm_medium=social&utm_source=twitter.com&utm_campaign=buffer

29 Chi Adanna Mgbako, 《在这个世界上自由生活：非洲性工作者活动家》，纽约大学出版社，2016，第142页

30 《卖淫与互联网：炮打钱包》，经济人，最后登陆2016年12月16日，<http://www.economist.com/news/briefing/21611074-how-new-technology-shaking-up-oldest-business-more-bang-your-buck>

31 Bishaka Datta, 《既然性工作合法那印度政府为什么关闭伴游网站》，Scroll.in，2016年6月15日发表，最后登陆2016年12月16日，<http://scroll.in/article/810019/sex-work-is-legal-so-why-has-the-indian-government-blocked-escort-websites>

32 Eric Steuer, 《性工作者必备网站redbook的起与落》，Wired.com，24 February 2015年2月24日发表，最后登陆2016年12月16日，<https://www.wired.com/2015/02/redbook/>

33 Stephanie Clifford, 《突袭伴游网站Rentboy，男同活动家愤怒》，纽约时报，2015年8月26日发表，最后登陆2016年12月16日，<http://www.nytimes.com/2015/08/27/nyregion/raid-of-rentboy-an-escort-website-angers-gay-activists.html>

34 Sam Levin, 《活动家表示，逮捕Backpage的CEO伤害自由言论和性工作者权利》，卫报，2016年10月7日发表，最后登陆2016年12月16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16/oct/07/backpage-ceo-arrest-free-speech-sex-workers-rights?CMP=share_btn_tw

35 同上

36 性工作项目，2016，《性工作项目对逮捕Backpage的CEO Carl Ferrer的回应》，最后登陆2016年12月16日，<http://sexworkersproject.org/downloads/2016/20161012-swp-statement-on-ferrer-arrest.pdf>

37 加利福尼亚州司法部总检察官办公室，2016，《总检察官对Backpage.com高层提出通过卖淫牟利的刑事起诉并逮捕CEO Carl Ferrer》，<https://oag.ca.gov/news/press-releases/attorney-general-kamala-d-harris-announces-criminal-charges-against-senior>，最后登陆2016年12月16日

38 南部非洲诉讼中心，2013，关于马拉维刑法S146的备忘录，参见，<http://www.southernafricallitigationcentre.org/2013/08/07/living-on-the-earnings-of-sex-work-in-malawi-a-typical-tale-of-misinterpreting-the-law-to-conveniently-criminalise-sex-workers/>，最后登陆2016年12月16日

39 《新闻稿：针对性工作者的起诉因缺乏证据而取消》，英国娼妓团体，最后登陆2016年12月16日

性工作者的家人和朋友因第三方法律受到指控

性工作者的家人和朋友也会被作为第三方受到指控。2014年，美国一名女性因“促进卖淫”被定罪，被标记为性犯罪者，而她只是开车送性工作者朋友去工作。⁴⁰ 纳米比亚法律援助中心提出，该国关于“依靠卖淫所得生活”的法律可以用于所有性工作者的家人：

“明知依靠卖淫所得生活的罪行是荒谬的，因为它不仅限于那些故意控制和教唆卖淫来牟利的人，也适用于那些知道自己父母或兄弟姐妹是靠什么挣钱买日用品的孩子。”⁴¹

在世界各地，一些第三方法律规定男性如果与性工作者“共同生活或惯常在一起”，就被视为犯有“依靠卖淫所得生活”的罪行。⁴² 这可以对性工作者所有男性伴侣定罪。其传递的理念是，性工作者的亲密关系必然是有剥削性的。

这些针对家人朋友的法律及其应用方式迫使性工作者将自己隔离，以保护所爱之人。孤立隔绝是导致性工作者处于暴力风险的主要因素。对性工作者的社会支持进行定罪，希望以此阻止“通过卖淫获利”，这种行为给性工作者带来更多危险。

对性工作者的社会支持进行定罪，希望以此阻止“通过卖淫获利”，这种行为给性工作者带来更多危险。

警方可用第三方法律限制性工作者获取住房等服务

在瑞典和挪威，对买性进行定罪，对卖性则不定罪。而当局利用第三方法律对性工作者进行骚扰，强迫驱逐。很多第三方法律对明知有性交易在其所出租的房产的房东进行刑事定罪。从2007年到2014年，挪威警方开展了无家行动，寻找存在性交易的场所，告知房东，“建议驱逐性工作者，以避免被指控”。⁴³ 大赦国际报告指出，在奥斯陆有400个场所被关闭，性工作者在无家行动中被驱逐，其中大多数是移民女性。尽管无家行动已经正式结束，大赦国际的研究显示，使用第三方法律对性工作者进行驱逐的活动仍在继续。⁴⁴

使用第三方法律强迫驱逐的行为对性工作者造成多种严重后果。明显直接的伤害是无家可归和财务困难，丧失租房押金。在挪威工作的尼日利亚性工作者玛丽对大赦国际说：

“有时，他们就给我们几分钟离开。我们不得不赶紧收拾东西。付的钱都没了。”⁴⁵

尼日利亚女性向大赦国际讲述了被驱逐的经历：

“就给我几分钟离开公寓。没时间收拾所有东西。我不得不走，睡在火车站。”⁴⁶

这种行为让性工作者不信任警方。大赦国际在挪威访问的很多性工作者表示，他们不会因暴力向警方报案，主要害怕“被从家里赶出，永远被租房市场排斥”。⁴⁷

挪威和瑞典的证据明确显示，⁴⁸ 即使在法律不针对性工作者自身刑事定罪的地方，第三方法律也可用于警方对性工作者的压迫。

40 Mark Govaki,《一女性上诉卖淫案性犯罪者标记》，德顿日报，<http://www.daytondailynews.com/news/news/crime-law/woman-appeals-prostitution-conviction-sex-offender/nmq4P/>，最后登陆2016年12月16日

41 纳米比亚法律援助中心，2002，《是谁的身体？纳米比亚商业性工作与法律》，参见，<http://www.lac.org.na/projects/grap/Pdf/commsex.pdf>，最后登陆2016年12月16日

42 这句话来自并仍存在于英国法律并迁移至多个英国殖民地国家法律，如马拉维刑法第145节

43 大赦国际，2016，《打击市场的个人损失：挪威对性工作者刑事定罪》，参见，<https://www.amnesty.org/en/documents/eur36/4034/2016/en/>，第31页，最后登陆2016年12月16日

44 同上，33页

45 同上，36页

46 同上，36页

47 同上，55页

48 NSWP,《瑞典模式对性工作者的真正影响：倡导工具包》，参见，<http://www.nswp.org/zh-hans/resource/guan-yu-xing-gong-zuo-zhe-de-rui-dian-mo-shi-de-zhen-zheng-ying-xiang-chang-dao-gong-zu-bao>，最后登陆2016年12月16日

对这些关系刑事定罪，使他们躲避当局，逃避法规束缚。

去罪化下的第三方关系

对第三方刑事定罪的法律和政策不承认性工作者需要有保护，以处理合同或雇佣为基础的剥削性或伤害性关系。对这些关系刑事定罪，使他们躲避当局，逃避法规束缚。口袋式的第三方定罪法律假设所有的第三方关系都是剥削性的，而不考虑社会环境，使性工作者缺乏获取法律保护的途径，而在剥削和虐待确实发生时无法反抗。在第三方被去罪化的地区（如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证据显示性工作者更有能力与第三方打交道，并且能够用法律和制度来反抗恶劣待遇。

NSWP呼吁对第三方去罪化，因为证据显示这是保证性工作者能够有力掌控工作关系的最有效方式。如果性产业中的管理组织工作仍被定罪，性工作者就仍很难实现他们的法律权利。新西兰在去罪化之前的研究突出了这个问题，性工作者说明了严苛制度导致的罚款和妓院中其他不公正的工作情况。性产业中刑事定罪的情况意味着“性产业经营者对员工的潜在剥削可能大量存在而未受审查”。⁴⁹ 正如一名新西兰性工作者所述：

“管理方占尽了好处却不尽任何义务，没有任何健康安全制度或雇佣规范，比如有薪假期，带薪病假，解聘通知；但我们得交轮岗费和担保费，生病时要有医生证明，离职要先通知。完全不能接受。”⁵⁰

自性产业在新西兰被去罪化之后，性工作者能够获取就业和人权保护。如果管理者扣发工资或有其他经济剥削行为，性工作者能够将管理者告到仲裁法庭。性工作者也有更多保护来避免歧视和骚扰。2014年有个案件被广泛报道，一名在威灵顿工作的性工作者起诉妓院经理性骚扰，并胜诉。人权法庭奖励她25000新西兰元以补偿“羞辱、尊严丧失和情感伤害”，明确说明：

“性工作者和其它职业一样，也有权获得保护免于性骚扰。一个人是性工作者并不意味着可对其进行性骚扰，尤其是来自妓院经理和雇主的骚扰。性工作者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有人权。性工作者容易被剥削和虐待的脆弱性得到2003年《卖淫改革法令》的承认。该法令不仅对卖淫去罪化，也有意创建制度以保障性工作者人权，促进他们的福祉与职业健康安全。”⁵¹

关键在于，《卖淫改革法令》也对新西兰第三方去罪化，并引入了严厉法律打击性产业中的强制情况。如果第三方仍被刑事定罪，则蒙哥马利的案件不可能得到那种判决。

新西兰的研究进一步显示对第三方去罪化的益处，性工作者对自身工作环境更有掌控力。尤其是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指派给他的客人。基督城在去罪化之前的研究显示，性工作者普遍表示“管理人员不允许他们有机会拒绝客人”。⁵² 而在2006年基督城的研究中，在去罪化后，性工作者表示他们可以不接受不想要的客人。这些研究说明“被管理的性工作者拒绝客人的情况显著增加……这可能说明管理层更有支持性，更少强制性”。⁵³ 这并不是说恶劣的管理已经不存在了，但在去罪化后，“关于这些行为的报告是少数”。⁵⁴

49 Jan Jordan, 2005, 《新西兰性产业：文献综述》，参见，<http://www.justice.govt.nz/assets/Documents/Publications/sex-industry-in-nz.pdf>，最后登陆2016年12月16日

50 同上，第60页

51 蒙哥马利司法部门诉MT企业案，参见，<https://www.justice.govt.nz/assets/Documents/Decisions/2014-NZHRRT-6-DML-v-Montgomery-and-MT-Enterprises-Ltd.pdf>，最后登陆2016年12月19日

52 Gillian Abel, Lisa Fitzgerald, and Cheryl Brunton, 《卖淫改革法令对面向性工作者健康安全措施的影响》，公共卫生与常规系，Otago大学，参见，<http://www.otago.ac.nz/christchurch/otago018607.pdf>，最后登陆2016年12月19日，第133页

53 同上

54 同上

NSWP呼吁对第三方全面去罪化，取消现有的针对组织、管理、对性工作提供辅助以及依靠性工作所得生活的刑法和惩罚。NSWP认为性产业中自愿的第三方参与应当受到当前劳动法和经营条例的监管，刑法只应用于强迫、暴力和强制的情况。

通过呼吁对第三方去罪化，NSWP明确拒绝用大量条例取代刑法。这会导致双层性产业，一小部分是“合法”的，选中的部分人遵守高度管制（如交高额费用获取妓院执照），而大部分性产业继续非法运作，其中的性工作者没有任何法律保护。用现有的劳动法和经营条例来管理性工作的组织和管理层，可以让性工作者得到他们应有的保护。而立法带来的不公正且过度的政府管制只会复制刑事定罪所带来的伤害，因此必须拒绝。

结论与建议

本文记录了对第三方刑事定罪增加性工作者脆弱性的若干途径。日益增长的国际共识认为，保护性工作者人权的最好方式是对性工作

日益增长的国际共识认为，保护性工作者人权的最好方式是对性工作及第三方去罪化。

及第三方去罪化。倡导这个政策的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UNAIDS)⁵⁵；联合国人口基金 (UNFPA) 和世界卫生组织 (WHO)⁵⁶；开放社会基金会⁵⁷；美国犹太世界组织⁵⁸；全球反对贩运妇女联盟 (GAATW)⁵⁹；女性艾滋病毒感染者国际社群⁶⁰。

大赦国际近期通过一项政策，支持对性工作包括第三方的全面去罪化，明确承认现有的对第三方刑事定罪会直接威胁性工作者人权的实现：

“由于刑事定罪对性工作者人权实现造成的可预期的障碍，大赦国际呼吁对成人自愿性工作全面去罪化……大赦国际认为，为保护性工作者人权，有必要撤销对卖性的刑事定罪，以及撤销对买性（向自愿的成年人或性工作组织）刑事定罪（如禁止出租房产用于性工作）。这些法律迫使性工作者牺牲安全来工作，无法采取行动来最大化自身安全，让性工作者无法从政府处获得支持和保护……该政策并非表示买性是人权或通过他人卖性获得经济利益是人权。而是说，性工作者应当受到保护，免于被他人剥削和伤害，并承认对成人自愿性工作刑事定罪阻碍了性工作者人权的实现。”⁶¹

因此，出于对第三方刑事定罪而对性工作者造成的伤害，NSWP提出以下建议：

- 1 NSWP呼吁所有国家政府撤销对自愿的参与性工作的第三方的刑事定罪，包括针对经营妓院、拉皮条和“依靠卖淫所得生活”。
- 2 NSWP呼吁根据当前劳动法和经营条例来监管性工作组织和管理方。

55 UNAIDS, 2012,《关于艾滋病毒与性工作的指导说明》，参见，http://files.unaids.org/en/media/unaids/contentassets/documents/unaidspublication/2009/JC2306_UNAIDS-guidance-note-HIV-sex-work_en.pdf，最后登陆2016年12月20日，附录一第6页

56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UNAIDS & NSWP, 2012,《面向中低收入国家中性工作者的艾滋病毒性病预防和治疗：一项公共卫生途径的建议》，参见，

57 开放社会基金会，2015,《性工作去罪化的10个理由》，参见，<https://www.opensocietyfoundations.org/publications/ten-reasons-decriminalize-sex-work>

58 美国犹太世界服务，2013,《性工作者权利：（几乎）你不知道但不敢问的一切》，参见，<http://www.nswp.org/resource/sex-worker-rights-almost-everything-you-wanted-know-were-too-afraid-ask>，最后登陆2016年12月20日，第6页

59 全球反对贩运妇女联盟 (GAATW),《GAATW-IS评论：大赦国际呼吁对性工作去罪化》，最后登陆2016年12月20日，参见，<http://www.gaatw.org/resources/e-bulletin/2-uncategorised/819-gaatw-is-comment-amnesty-international-calls-for-the-decriminalisation-of-sex-work>

60 女性艾滋病毒感染者全球社群 (ICW), 2015,《ICW性工作者、性工作和艾滋病毒立场声明2015》，最后登陆2016年12月20日，参见，<http://www.iamicw.org/resources/document-library/icw-sex-workers-sex-work-and-hiv-position-statement-2015>

61 大赦国际，2016,《关于尊重、保护和实现性工作者人权的国家义务的政策》，参见，<https://www.amnesty.org/en/documents/poi30/4062/2016/en/>，最后登陆2016年12月19日，第2-3页

政策简报是在文献研究和收集来自NSWP成员案例的基础上撰写的。



The Matrix, 62 Newhaven Road
Edinburgh, Scotland, UK, EH6 5QB
+44 131 553 2555
secretariat@nswp.org
www.nswp.org/zh-hans

NSWP是一个私营非营利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编号：SC349355

项目支持：

MAC AIDS FUND

BRIDGING THE GAPS
Health and rights for key populations

ROBERT CARR FUND
for civil society networks

NSWP是“弥合鸿沟” – 重点人群的健康与权利项目的参与者。我们联合了近百家地方和国际组织，以实现这个使命：实现重点人群（包括性工作者，LGBT人群和毒品使用者）艾滋病/性病预防、治疗、关怀和支持的普遍可及。

更多信息，参见：www.hivgaps.org